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历史学类 History

中国道教考古

张勋燎 白彬 著

5

著

张勋燎
白彬

中国道教考古

5

线装书局

拾陆 重庆云阳云安盐场明代玄天宫遗址和四川地区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

川东、川西地区历史上都曾有过不少与盐业生产有关的道教遗迹。这些遗迹，在古文献中多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其中有的记载已为考古调查所证实。尽管过去学者们对四川盐业、四川道教所作的研究相当不少，但此类遗迹却始终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系统的考古调查工作尚待开展，有关研究尚处于一片空白。本文主要依据文献记载的有关遗迹材料，结合笔者所作的实地考察，拟对四川盐业与道教及巴僚少数民族之关系作一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

川东地区（今大部已划归重庆市）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目前主要集中分布在云阳县。嘉靖《云阳县志》卷下，外志云：

玄天宫，在盐场铁檠山。盐场累有火灾，嘉靖十七年居民修建以压之。盖取五德相胜之说，果无火患。

《云阳县志》所记用以压镇云安盐场火患之“玄天宫”遗址迄今犹存，1995年8月，笔者还曾作过实地考察。遗址位于今云阳县云安镇汤溪河西岸铁檠山北端山顶上，东距云安盐场约一公里。玄天宫解放初期保存尚好，在1951、1952年为当地群众所拆毁。从残存的基址看，玄天宫遗址坐北朝南，平面略呈方形，系由正殿和侧室两间并排的长条形房子组成。侧室位于正殿以东，长20.4、宽3.6米，为厨房和厕所之所在；正殿位于侧室以西，长20.4、宽16.8米。仅以一墙相隔的正殿和侧室皆因石为基，基石西面保存稍差，其余三面保存均较完好。基石以外随处可见砖、瓦等建筑构件，另有少量粗白瓷片。砖、瓦皆青灰色，光素无纹。正殿前尚有石碑两件，其中一件碑首有“万古不朽”四个大字，系民国十四年（1925）张福林、范铸等所刻；另一件则系捐资者人名录，文字多已漶漫不清，年月不详。

玄天宫“正殿竖真武祖师神像，因名其庙曰玄天宫”^[1]。真武即玄武，真武祖师又称真武大帝、真武帝君，是道教尊奉的职掌北方天界的重要神祇，因此，玄天宫应是一道教性质的宫观。民国《云阳县志》卷五，山水下：“（汤溪河）又左过汉城山（一名铁檠山）……旧志云：汉高曾访扶嘉，驻跸于此，遗民德汉，因以名山。唐方士翟法言、杨云外相继焚修升仙而去，段成式所称天师翟乾祐者也。山顶有老子之宫玄天宫。”亦说明玄天宫系一道教性质的建筑。

玄天宫的始建年代，古文献中有相当明确的记载。笔者在对该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时，亦未发现任何比明代更早的遗物，因此嘉靖《云阳县志》云其始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应是可信的。前述文字多已漶漫不清的人名碑，当是云安民众共同捐资修建玄天宫之物证，其年代应与玄天宫同时，很可能亦是在明嘉靖年间。

明代建造供奉玄天大帝真武神之玄天宫于云安盐场以压火灾，说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玄武神自宋以来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至明代而达于极盛，成祖屡派内庭重臣至湖北武当山，组织大量的人力，耗巨资修建玄天大帝宫观铜像。又于两京兴建大型真武庙，重加祀典。万历年间重修《大明会典》卷九十三，京都祀典之首即为“北极佑圣宫”。载云：“北极佑圣宫，即真武庙，开国靖难，神多效灵，故祀之。每岁元旦、圣旦、三月二日、九月九日，每月朔、望日，俱用素馐，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

[1] 见该遗址民国14年石刻。

事，则告。”^[1]于是真武宫、玄天宫之建遍及全国各地。嘉靖皇帝佞道，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有《世宗崇道教》专卷述之。玄帝之供奉，更远及边陲。如嘉靖十三年（1534）《十代靖江王供奉玄帝纪》石刻述广西桂林独秀山开西洞事云：“开岩之时，意犹未决，尝祷于玄帝，拜求灵签，得荷允许，始敢开辟。遂发诚心，欲立圣像于中……爰命口使秦文而量其市铜募工，铸造圣像一尊……供奉，期以永镇藩邦……或者乃曰：‘玄帝之神在天上也，神之宫阙在武当也……顾兹地之榛芜，岩之幽僻……’予曰不然，神之灵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在也……是则人心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2]二是玄武为北方之神，属水。《淮南子·天文训》：“北方水也……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元至元七年（1270）徐世隆《元创建真武庙灵应记》：“按《文耀钩》云：‘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实北方之神也。’我国家肇基北方，盛德在水。”^[3]建玄天宫以止盐场火灾，取以水压火之义。其三，企图以宗教手段解决盐场火灾问题，不建佛寺而建道教宫观，结合所在的具体地望情况考虑，则应与古代四川地区道教和盐业生产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关。以下，我们主要从最后一个方面进行考察。

云阳云安盐场与道教发生关系，并不是明代才新出现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怪术云：

云安井，自大江湖别流，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天师翟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袭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唯有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余若车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以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

[1] 万历重修《大明会典》，530页。

[2] 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1279页。

[3] 《玄天上帝启圣灵异录》卷一，《道藏》十九册，641页。

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皆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1]

“云安井”即今之云安盐场。汤溪河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云安，是云安井盐外销的必经之路，但石险滩多，水流湍急，于盐业运输颇为不便，故有道士翟乾祐在运盐河降龙的故事和传说。唐末五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序》称：“素灵符者，天师翟乾祐乾元中自黄鹤山溯流入蜀，至巫山峡……南至清江，北及上庸，周旋千里……一夕，梦真人长丈余，素衣华冠，立于层崖之上，俯而视之，若有所命。君翌日登天尊峰，瞻仰礼谒，果见真人也。俄于天尊手中，得丹书一轴，拜而受之，即素灵符也。按而书用，蠲疴疗疾，征魔制灵，驱役鬼神，回尸起死，召置风雨，鞭策虎狼。三峡之人，大享其惠。天宝中，诏入内殿，顺风问道，复还仙都山。其后平昌段成式与当时朝彦荆郢帅臣，咸师奉之，累年乃得道而去……余天复丙寅岁请经于平都山，复得其本，编入三洞藏中。”^[2]由此可知翟乾祐的确到过三峡地区，云安显然应在他的活动范围以内，而段成式本人又师事过翟天师，所以《酉阳杂俎》一书言翟氏降龙事当有所本。《太平广记》卷三十，神仙，“翟乾祐”条引《仙传拾遗》云：“翟乾祐，云安人也。庞眉广颡，巨目方颐。身长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尝于黄鹤山师事来天师，尽得其道。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卧常虚枕，往往言将来之事，言无不验。”作为云阳人氏的翟乾祐天师既“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故而在运盐河“设坛考召，追命群龙”，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川西地区亦有不少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今四川仁寿县境内有陵井，该井相传即为张道陵所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陵州：“陵井者，本沛国张道陵所开，故以陵为号。晋太元中，刺史毛璩乃于东西两山筑城，置主将防卫之。后废陵井，更开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居人承旧名，犹曰陵井，其实非也。”^[3]《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剑南东道四，陵

[1]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57页；又见《太平广记》卷三十，神仙，“翟乾祐”条。

[2] 《道藏》六册，343页。

[3] 《元和郡县志》，861～862页。

州，仁寿县：“陵井本狼毒井，今名陵井。按《郡国志》云：‘昔张道陵于此得盐井，因被纸排车，引役人唱排车乐，愿心齐力，祀玉女于井内。玉女无夫，后每年取一少年掷盐井中，若不送，水即竭。’……始因张道陵，谓之陵井。”《舆地广记》卷三十，成都府：“仁寿县……有陵井，东汉张道陵所开。有毒龙藏井中及盐神十二玉女为祟，天师以道力驱出毒龙，禁玉女于井下，然后人获咸泉之利。”张道陵在四川特别是在仁寿开盐井之说由来已久。元延祐三年（1316）虞集《成都路正一宫碑》：“汉正一天师张陵，遗迹几遍西南，事最著。其兴利若盐井之属，至于今赖之。”^[1]《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成都府路，隆州：“张天师，名道陵，沛国人。天师以后汉建武十年生于吴之天目山。天师平西蜀，妖鬼不复为人害……过阳山，见白气属天，指其下有咸泉。因逐去毒龙，而咸泉始露。誓玉女，使不复出，付以煮海之法。”^[2]宋贾善翔《犹龙传》序曰：张道陵天师往西蜀修炼，“化地作咸泉”。同书卷五“度汉天师”条引《南斗经序》云：张道陵在蜀“与六天鬼魔战，夺二十四治，改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帅为阴官，择道者令焚修。于是幽明异职，人鬼殊途。又于仁寿县降十二天游玉女，化地作咸泉，烹以为盐。”^[3]在诸多文献记载中，以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所述最为详细、具体。该书卷八，“陵州天师井验”条载：

陵州天师井。本传云：天师经行山中，有十二玉女来谒天师，愿奉箕帚。天师知其地下阴神也，谓之曰：“汝等何以为献？将观汝心愿厚薄，选而纳焉。”玉女各持一玉环，径皆数寸。天师曰：“所献一般，不可并纳。吾化此十二环令作一环，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纳之焉。”遂合十二环为一大环，径余一尺，投于地中，随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脱衣入井，以探玉环，竟不能得。天师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内。今陵州盐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两重大石方及咸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须歌唱喧聒，然后入井。不然，必见玉女裸居井中，见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数入，或絇索断损，皮囊坠落，唯于天师前烟香良久，玉女自与挂之，依旧不失。顷年井属东川，有张填常侍主其盐务，于事稍怠，

[1]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七。

[2] 杜光庭《录异记》卷五亦有类似的记载，《道藏》十册，875页。

[3] 《道藏》十八册，324页。

盐课不登，欠数千斤。交替之后，靡留填纳，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与虔告天师云：“张填所欠之盐，家资已尽，空此留滞，益恐困穷，于三五日之内，愿借神力，增加所出，为其填纳。”与张俱拜，祈诉恳切。自是每日所煎，水数四五十函如常，而盐数日益，五六日内，填之课足。此后一如旧数，无复增减矣！十二玉女，戌、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盐至戌、亥二时亦歇。天师初以兹地荒梗，无人安居，山川亦贫不可耕植，化盐井以救穷民。民聚居井旁，户口日众，遂置州统之，以天师名，故曰陵州。天师誓曰：“我所化井，以养贫民，若官夺其利，千年外井当陷矣！”今诸井皆有天师、玉女之像焉。^[1]

以上材料说明，张道陵在仁寿开盐井之说起源甚早，远在北宋仁宗文同之前，至迟亦当不晚于唐五代时期。北宋文学家文同通过《奏为乞改陵州州名状》、《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祭玉女文》、《祭法师（张道陵）文》^[2]等，把有关传说加以集中，其来有自。

陵井的历史甚为悠久。《东坡志林》卷四，井河，“筒井用水鞴法”条：“蜀去海远，取盐于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顺盐亦久矣。唯邛州蒲江县井，乃祥符中民王鸾所开，利入至厚”^[3]。陵井的规模在整个西蜀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陵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益部盐井甚多，此井最大。”陵州亦因境内有陵井而得名。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十六，方物记八，盐谱、川西井引《陵井监图经》：“汉时有山神号十二玉女，为道人张道陵指陵上开盐井，因此陵上有井，改名陵州”^[4]。南宋谢守灏《混元圣记》卷七：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天师纳赵升为弟子，又降十二神女，化咸泉为盐井，后因名郡为陵，以旌其功（后改为仙井监，今为陵州也）”^[5]。陵州之设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在西魏。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四《奏为乞改陵州州名状》云：“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据地志云：自秦至齐本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常为怀仁郡，西魏时始改为陵州，因境内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后汉张陵开

[1] 《道藏》十册，827、828页。

[2] （宋）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四、三十五。

[3] （宋）苏轼：《东坡志林》，77页。

[4] 《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亦有同样的记载。

[5] 《道藏》十七册，847页。

兴，因陵名遂以名井，后复因井名以名其州。”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北周。《舆地广记》卷三十，仙井监：“秦属蜀郡二，汉属犍为郡，晋及宋齐皆因之。梁置怀仁郡，后周置陵州，取陵井为名。”《旧唐书·地理志》，剑南道，陵州：“仁寿，汉武阳县东境，属犍为郡。晋置西城戍以为井防。后魏平蜀，改为普宁县。后周置陵州。以州南陵井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云：“晋孝武帝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以防盐井，周闵帝元年又于此置陵州，因陵井以为名。”《周书·闵帝纪》：“元年春正月景寅，于剑南陵井置陵州。”陵州之设既是在北周，陵井之兴则当远在北周闵帝宇文觉之前，亦可能如文献记载所言早至东汉。

考陵井之得名，或曰系张道陵所凿；或谓张道陵于陵上所开；或云“陵井之得名，非谓井由张道陵开凿，盖自张道陵始独占此盐井之利耳”^[1]。总之皆与张道陵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陵井又名天师井。《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成都府路，隆州，景物下：“天师井。《广记》：‘因天师治井。’《晏公类要》云：‘本狼毒井。’按郡东此山侧，因名。”“天师井。《广记》：‘因天师浴丹。’《晏公类要》云：‘在仁寿县南二里。’《郡国志》云：‘昔东汉张道陵所开，有毒龙藏井中及盐神玉女十二为祟，天师以道力驱出毒龙，禁玉女于井下，然后人获咸泉之利。’”陵井又名仙井。《舆地广记》卷三十：仁寿县“有陵井，东汉张道陵所开……皇朝不欲斥天师名，故改陵井为仙井。”“皇朝熙宁五年废（陵州）为陵井监，政和三年改为仙井。”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财赋一，蜀中官盐：“蜀州官盐，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大宁、富顺之井监……长宁军之淯井，皆大井也……仙井，岁产盐二百余万斤，隶转运司；蒲江亚之，隶总领所；大宁盐二百五十余万斤，岁取其四分，计值九万余缗，亦隶总领所；淯井盐四十余万斤，岁取其赢五万余缗，为军食之用。”^[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3]放翁此谓之“仙井”所言不明，不过联系前述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看，应是仁寿陵井。陵井名仙井之说在《宋史·徽宗纪》、《蜀中广记》卷八中亦有载。“天师”指的是张道陵，“仙”乃道教之别称，盐井称陵井、天师井、仙井，皆仁寿盐业与道教有关之证也。

[1]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257页。

[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300～301页。

[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67页。

张道陵于仁寿井盐的开发出力尤多，被尊为井神，与玉女盐神一样同为当地民众供奉和祭祀之主要对象。前述《道教灵验记》说唐五代时仁寿诸盐井皆供有天师、玉女像。在每年一度的清淤之前，必于“天师前烟香良久，玉女自与挂之”，然后方可入井。同书卷八，“皇甫治事天师验”条又云：“成都皇甫治，常崇玄教，精奉香灯，往来陵州，图写天师真，旦夕供奉。”说明陵州诸盐井供奉的天师像影响还不小，以至有的奉道弟子将其视为张天师的真容专门从外地赶来摹写。陵井旁还建有专门的张道陵祠、玉女祠。《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陵州：“张道陵祠，在县西南百步。陵开凿盐井，人得其利，故为立祠。陵即张鲁之祖父，学道鹤鸣山，人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时人号米贼，亦曰五斗米道。”《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成都府路，陵州：“中女祠。《元和郡县志》云：‘中女祠，盖井神张道陵祠，在仁寿县西一百步。’”《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剑南东道四，陵州，陵井监：“按《图经》，汉时有山神号十二玉女，为道人张道陵指陵上开盐井，因此陵上有井名陵井。今井上有玉女庙，甚灵，监司奉之。若以火坠井中，即雷吼沸涌，烟气上冲，溅泥漂石，甚可畏也。或云井泉旁通江海，微有败船木浮出。其井煎水为盐，历代因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玉女祠。祀玉女于井内，即盐井也。《舆地广记》：‘在仁寿县。’今名灵真夫人。”《蜀中广记》卷六十六亦有类似的记载。在五代，还举行过祭祀盐神玉女的活动。《十国春秋》卷三十五，前蜀高祖本纪：天复七年（907），“是岁，遣官祭盐井玉女之神。其神出半面而享之。初帝见裸体妇于盐井，告曰：‘若当为吾国土地主，富贵至矣。’故有是命。”天复年间所祭之盐神为女神，与前述仁寿盐业之天师玉女盐神道教传说是完全吻合的。

井研亦有陵井。《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在叙述陵井监（即陵州）诸盐井时首先讲到陵井，说井旁有玉女庙，“雍熙元年春冬日收盐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紧接着又云：

又仁寿县界别有五井，二井见在……五井废。

又：

井研县二十一井，五井在……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时官私日收盐五斗五斤。龙朔元年坏，上元元年重开，伪蜀栈塞。至国朝乾德三年重开，日收盐三十斤一十两……一十六井废。

又：

始建县七井，一井见在，六井废。

又：

贵平县一井。

又：

右陵州盐井计十井，日收盐四千三百二十斤。

乐史在这里明确讲到陵州南一百九里有井研陵井，该陵井是宋初陵州尚存为数不多的十口盐井之一，“日收盐三十斤一十两”，看来规模并不大，系一小型盐井。“又仁寿县界别有五井”，说明文中首先提到的陵井是仁寿陵井，该陵井在仁寿县南二里，《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引《晏公类要》所载甚明。《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说张道陵祠在仁寿县西南百步，亦说明仁寿陵井就在州城仁寿附近。仁寿陵井旁建有张道陵祠、玉女祠等祭祀性建筑，日产盐三千余斤，是一特大型盐井。陵州诸盐井中既有仁寿陵井，又有井研陵井，乐氏交待甚为清楚。过去有的方志往往把仁寿陵井与井研陵井混为一谈，甚至误将井研陵井指为仁寿陵井。嘉庆《补纂仁寿县志》卷一：“陵井，在陵州南一百九里。”此之谓陵井，显系指仁寿陵井。古文献中从未有仁寿陵井在陵州南一百九里之说，位于州南一百九里之陵井应该而且只能是井研陵井。嘉庆《补纂仁寿县志》卷一又云：“仙井者，张道陵所开之井也，井研志以其县为仙井，大误。”说明井研盐井中除有名陵井者外，尚有称仙井的。

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在富顺县亦有分布。《旧唐书·地理志》：

隋富世县。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富义县。界有富世盐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盐最多，人获厚利，故云富世。

《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富顺监：

富顺监，晋富世县，以县下有盐井，人获厚利，故曰富世。唐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富义县。按井深二十五尺（按当为二百五十尺之误），凿石以达盐泉，俗谓之玉女泉。

《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富顺监，古迹：

富义井，《元和郡县志》：在富义县西南五十步，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寰宇记》云：“井深二百五十尺，凿石以达咸泉，世俗谓之玉女泉。”

如前所述，张道陵于西蜀陵州等地开盐井，井中有玉女盐神司之，因此有天师降玉女、化地作咸泉的传说。作为早期著名盐井的富顺井，其名与玉女相联，应是受这一传说影响的结果。

王纯五近年来在对天师道二十四治逐一进行实地考察后曾经指出：

二十四治多有盐井。彭州阳平治下有盐井沟，鹤鸣神山太上治有天国山盐井沟，（彭州）葛磧治下八角井（今八角村）产盐，（金堂）昌利治东北有盐井乡，（蒲江）主薄治响水洞下有盐井岩，什邡后城治、公慕治旁有盐井，（德阳）涌泉治附近有华池盐井，（彭山）北平治近旁有永通盐井，等等。^[1]

这一情况说明，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在四川彭州、大邑、金堂、蒲江、什邡、德阳、彭山诸县市亦有发现。

四川盐业兴起甚早，有的远在东汉之前，其中有一部分盐井的开凿应与道教的影响有关。

二

道教与四川盐井、盐业发生联系，应是巴人崇奉五斗米道而与巴人原有

^[1] 王纯五：《天师道二十四治考》，32页。

之盐水女神传说相结合的产物。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宾人敬信。”《晋书·李特载记》：“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宾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鬼道”，即张陵于蜀中所传之五斗米道，“宾人”就是巴人。巴人奉道早已为学术界所普遍公认。《道教灵验记》卷八，“谢贞见天师授符策”条载：“鹄鸣诸山无天师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所传之真。贞忽于青城山遇峡中贾客，修斋有天师小帧供养，乃是应见之真耳。”^[1]巴人奉道由来已久，以至唐五代时期峡江地区的商贾中尚保留着供奉天师像的传统，足见道教对巴地影响之深。

巴人自来就有盐水女神的传说。《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

巴氏子务相……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自夷水至盐阳（《荆州图》曰：副夷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原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县西一独山，有石穴，二大石并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为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廪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天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章怀太子李贤注曰，以上范氏之文，“并见《世本》”。类似的文字又见于《太平御览》，然其所述远不若范书之详，不过亦讲到盐神系女神，且与巴人有关。该书卷九四四引《世本》云：

廪君乘土船至盐场，盐水神女子止廪君。廪君不听，盐神为飞虫，诸神从而飞蔽，日为之晦，廪君不知东西所当，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缕遗盐神曰：“缨此与尔俱生。”盐神受缕而缨之，廪君应青缕所射，盐神死，天则大开。^[2]

[1] 《道藏》十册，829页。

[2] 《太平御览》，4192页。

盐水女神传说在《蜀中广记》卷六十六中亦有载。观《后汉书》等文献所载巴人首领廪君遇盐水女神“愿留共居”、“暮辄来取宿”，事与前述盐井玉女自荐天师、“愿奉箕帚”之传说如出一辙，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四川盐业中的天师玉女盐神崇拜与早期巴人的盐水女神传说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巴人在历史上确实与制盐业关系异常密切。任乃强先生曾经指出：“巴人善于架独木舟，溯水而上，销盐至溪河上游部分。整个四川盆地，都有他们行盐人脚迹。”巴东一带本多盐泉，但多“是从河水底下涌出的，不易为原始人类发现和利用。唯独习于行水的巴人能首先发现它……（并）设法圈隔咸淡水，汲以煮盐”^[1]。巴人既长于行盐，亦擅于煎盐，盐业与渔业一样同为巴人赖以生存之重要手段。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的记载看，巴人对居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亦以是否出产盐、鱼为前提。与制盐业关系密切的巴人自来随产盐地搬迁，他们中的一支后沿长江西上来到四川，其原有的盐水女神传说亦随之传入川东、川西一带。东汉末年，张道陵于蜀中创五斗米道，“寔人敬信”，为巴人所崇奉，盐水女神传说又和五斗米道融合起来，这样，在四川地区特别是在川西地区的早期盐井、盐业中便出现了许多有关天师玉女盐神的传说。

四川盐井本多少数民族所开，这点有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2]。著名的富顺盐井，相传即是一梅姓夷人开凿的。《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富顺监，古迹，金川庙：“《九域志》云：盖盐井神也，伪蜀封为金川王。《图经》云：惠泽庙在监郭下井，地主金川神姓王，井主梅泽神姓梅。梅本夷人，在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至三百尺，咸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梅死，官为立祠。”同书卷一百六十六，长宁军，景物上，盐井云：著名的古盐井淯井，“在盐城北，井之咸脉有二：一自对溪报恩山趾度溪而入，曾夜有光如虹，乱流而济，直至井所。一自宝屏随山而入，谓之雌雄水，古老相传以为井。初隶夷人罗氏，汉人黄姓者与议刻竹为牌，浮大溪流，约得之者以井归之。汉人得牌，闻之于官，井遂为汉有，今盐中立庙祀人。”长宁淯井最早亦为夷人罗氏所开。光绪《盐源县志》卷十说盐源盐井系由一个叫“开山姥姥”（开山娘娘）的少数民族妇女所开。值得注意

[1]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53～55页。

[2] 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9、30页。

的是四川早期盐井不少是僚人所开凿的。《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云：北宋初已废之仁寿盐井中有名“赖宾”、“赖因”者；井研已废之十六井中，有名“獠母”、“赖郎”、“赖伦”者；始建已废之六井中，有名“赖胡儒”、“赖子”、“赖洩”者。著名古井陵井，又名“狼毒井”。井名前冠以“赖”、“獠”、“狼”等，此皆盐井为僚人所开之证。六朝时期，僚人在陵州一带活动相当频繁。《周书·獠传》：“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在所皆有之。”“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反，诏开府陆腾讨破之，俘斩万五千人。”又《陆腾传》：“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恃险粗犷，每行抄劫，诏腾讨之。”仁寿、井研、始建皆为陵州之属县，故其盐井多系僚人所凿。前述富顺盐脉的发现者梅泽其实也是僚人。《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富顺监，景物上，土僚：“监之西隅赖牛、赖易两镇乃夷人聚落。在天圣初，赤崖斗郎春犯命，族即讨平，纳降而归，今之夷人多其子孙。其俗尚多不巾而髽近后，服青布，刺绣纹，呼为‘土僚’”。富顺所居之夷人被称为“土僚”，其所居之地名前冠有“赖”字，也表明他们就是僚人或僚人之后裔。宋代，僚人仍广泛散布于包括长宁在内的川南一带。《宋史·泸州蛮》：“自黔、恭以西，至涪、泸、嘉、叙，自阶又折而东，南至威、茂、黎、雅，被边十余郡，绵亘数千里，刚夷恶獠，殆千万计。”因此长宁盐井的开凿者罗氏亦可能是僚人。

蜀中之僚本多巴人后裔，我们过去曾有专文考说^[1]，陵州之木笼僚、富顺之土僚等亦当如此，其治盐业，仍传盐神玉女之说，又其奉道而与张道陵扯上了关系。

弄清了四川盐业与五斗米道以及巴僚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四川盐业史和四川道教史的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后四川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应重视和加强对此类遗迹的考古调查、勘探及研究。

[1] 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拾柒 江西、四川明墓出土的 道教冥途路引之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刊物曾先后发表过几批在江西和四川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纸质明器“冥途路引”，有的保存完好，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原器腐朽而仅见随葬器物清单录目，大部经科学发掘清理，少数系基建工程掘土偶然发现。过去虽知其属道教用品，往往以其“内容雷同”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报道一般甚为简略，引文内容亦罕见记录，专门研究文章不多，尤乏全面系统之作。四川大学石硕教授，1982年于本校考古专业毕业后曾分配至江西省博物馆工作，得见此种器物原件数纸，承蒙抄录寄赠以资研究。今结合已发表之有关资料和文献记载，论述如下。

一、冥途路引材料的发现和释文句读

1. 1963年发掘江西广丰县城东南25公里横山乡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初九日入葬的郑云梅墓出土“路引二张，已烂，仅知上书死者故籍。”据同出墓志记载，郑云梅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曾任奉直大夫官职，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三岁。同墓出土之物，除墓志而外，尚有笔、墨、砚、镜、折扇、木梳（2件）、道服、朱书买地券等物。最值得注意的还出土了“券一片，执于死者左手，很薄，宽2.5、长7厘米，券尖上端书‘玉帝’二字，其下两旁分别写两行字，其右为‘一片真香朝’；其左为‘两个环券谒阎君’，背面印盖符篆，唯字迹已无